

程鹤麟 著

电视师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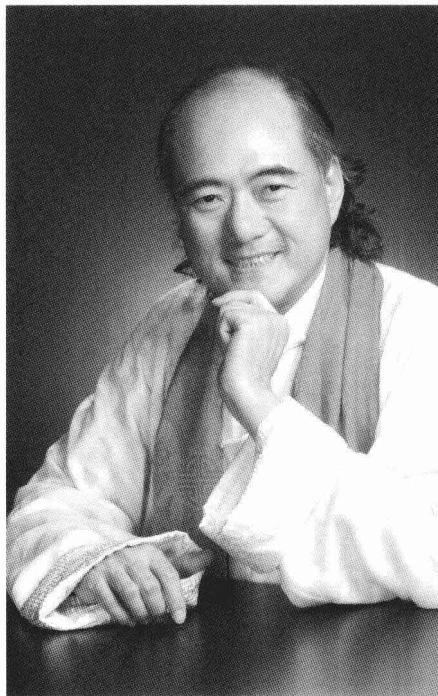
凤凰程鹤麟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电视师傅

凤凰程鹤麟

程鹤麟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视师傅——凤凰程鹤麟/程鹤麟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657-0462-8

I. ①电… II. ①程… III. ①传播媒介—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G21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1979 号

电视师傅——凤凰程鹤麟

作 者 程鹤麟
责任编辑 赵丽华
封扉设计 灵动视线·张莹
封扉摄影 张建设
责任印制 张 玥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657-0462-8/G·0462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01 误撞77 程鹤麟“艳帜初张”/001

少年程鹤麟的“文革”岁月/003

误撞1977 /005

令程鹤麟入错行的人/007

出镜是电视人的出路/012

初张艳帜——《新闻半小时》/014

我的普通话不普通/016



02 磨刀霍霍 时事辩论会“艳帜重张”/019



重张艳帜——《时事辩论会》/021

《时事辩论会》的牛鬼蛇神(上)/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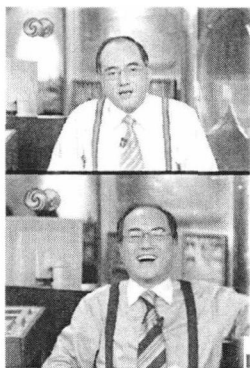
《时事辩论会》的牛鬼蛇神(下)/026

《时事辩论会》的历任主编/029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030

扎小辫的男主持人/032

03 凤凰有帜旗旗艳 主持人行当细细谈 / 035



凤凰有帜旗旗艳 / 037

阿忆的“第一次” / 040

陈晓楠对中国文字的贡献 / 041

主持人不是个行当 / 043

主持人就是发球手 / 045

主持人，知识不是越多越好 / 048

主持人选拔赛决定选手命运的一只手 / 052

好莱坞编剧罢工，电视名嘴哑了 / 053

卖人法则 / 054

04 凤凰怪谭 牛鬼蛇神 / 057

凤凰怪谭：疯人院里的王院长 / 059

凤凰大森林什么鸟都有 / 061

女主播刘芳折腾得程鹤麟一夜没睡好 / 063

季业读错有其理由，您呢？ / 064

资讯台十年里的两句话（上） / 067

资讯台十年里的两句话（下） / 068

《总编辑时间》第一期 / 070

我们在红磡最后的“倩影”（上） / 074

我们在红磡最后的“倩影”（下） / 075



05 欲说还休 却说港台好个秋 / 077

三笑更衣照 / 079

《色戒》的7分钟床戏 / 083

从《色戒》看马英九 / 085

宋美龄的玉手 / 086

收购TVB, 还真有不怕死的 / 087

香港金像奖, 欲说还休 / 090

千万别对记者说“不要拍” / 093

香港学生投诉:《圣经》淫亵 / 096

“情色风波”引发投诉奇观 / 099

香港裁决: 大学生和媒体赢了 / 102

第一次见到台湾来人 / 104

香港法官说女人不会一按就有反应 / 105

香港法官痛斥滥诉者 / 106

当公众知情权遇到香港法官 / 106

关于香港“非遗”之“非议” / 108

艳照门事件的意外效果 / 110



06 梦里不知身是客 独自凭栏两茫茫 / 113



独自莫凭栏 / 115

与美女亲密接触 / 117

内地何时才能像香港一样交通顺畅? / 121

好莱坞的政治发烧友(一) / 123

好莱坞的政治发烧友(二) / 125

好莱坞的政治发烧友(三) / 127

好莱坞的政治发烧友(四) / 128

晚礼服的故事 / 130

茶杯里的藏獒 / 132

网友说程鹤麟老不正经 / 134

2006年3月答凤凰网 / 135

2008年程鹤麟的个人总结(节选) / 139

07 大家都跑题, 跑题跑不停 / 143

大家都跑题, 跑题跑不停 / 145

弄虚作假五毛和JY不相伯仲 / 148

英国女王的老公宣布: 观光业是国家卖春业 / 150

普世价值也靠不住啊 / 152

专家误国 / 154

地球到底是在变暖还是在变寒? / 155

专家说: 沙尘暴或与开发无关 / 156

翻译界真是欠考虑 / 157

节本《金瓶梅》 / 159

我的圣诞跟姓耶的圣人无关 / 160

看上去仁慈的耶稣和他看上去凶恶的信徒 / 162



布什鞋的瞬间变身/164

不学习雷锋的后果/166

“未成年人”怀孕，成年人的罪过/168

互联网造成了青少年滥交？/169

三四十年前的性问题/171



08 能容不怒是大勇 闲庭笑看雾中花/173

能忍能容不惊不怒是大勇/175

高雅不是装的，孙子才是装的/176

就内地公厕尿骚味与潘石屹、黄海波商榷/178

张绍刚《无聊斋》宣扬了啥？/180

感恩文雅的中国女性，玉树人的教养太好了/183

李炜说得对，中国人没有特别的陋习/184

关于“美女”的程氏定义/185

北宋美女王朝云的丰乳肥臀/186

朝韩文字/189

限制儿童少年上网的三个理由/190

2009年9月笔答人民日报《大地》周刊问/193

并不奢侈的休谟老师引领奢侈新生活/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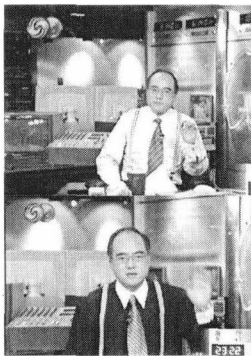
史上最奢侈的木匠朱由校师傅/198

吴氏关刀/199

从孔庙到军庙，二千五百多年的糊涂账/201

毛泽东一生只洗过三次澡？/205

一次挂羊头卖狗肉的演讲/206



附录1/208

附录2/235

折腾了半辈子，忽然发现我这过半人生基本上就是一场误会。但有几个人能说，他的人生全对？

01

误撞77 程鹤麟“艳帜初张”



❖ 新闻系还摄影专业，不要太拉风了，就报这个专业了！当时每个考生可填报三个志愿，程鹤麟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都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摄影专业。

❖ 在广院学习四年，我深刻认识到，在电视台工作，必须挤到镜头前去被人拍摄而不是拍摄别人。

少年程鹤麟的“文革”岁月	003
误撞1977	005
令程鹤麟入错行的人	007
出镜是电视人的出路	012
初张艳帜——《新闻半小时》	014
我的普通话不普通	016



拍我



看程老汉微博

少年程鹤麟的“文革”岁月

我从来不曾想过要写这样一篇回忆我自己在那场“革命”中的故事的文章，那时我只是一个屁孩儿，啥也不懂。2006年6月初，“文革”40年之际，《凤凰周刊》副主编玛雅通过MSN命我写这篇文章时，我还以为她逗我玩——

1966年5月中旬伟大的那一天，不到10岁的程鹤麟正在跟小伙伴玩滋尿窝。

1968年10月月尾的那段伟大日子，广播里传来特大喜讯，一个大人物被抛弃了，小学生程鹤麟高高兴兴地戴着印有“红小兵”字样的红袖章跟着大人一起上街游行乱叫打倒狂呼万岁。

1976年10月上旬伟大的那几天，不到20岁的程鹤麟正在乡下的番薯地里无精打采地刨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青年和少年的程鹤麟，其“文革”岁月基本上就跟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常在日记中所写的那句话一样：“无事可记。”

不过聪明过人的我很快就明白玛雅不是跟我开玩笑，而且还蛮有创意的——毛泽东说过他发动的是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他没少说少年儿童可以置身度外，事实上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屁孩儿们的确也经历了革命的战斗洗礼——经玛雅提醒，我发现我的“文革”岁月并非一钱不值，还是有事可记，而且很有记载的必要。

我最早的“文革”记忆是批判“三家村”。那时有一首“革命”大批判的童谣这么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姓原来是一家。三家村是三害村，燕山夜话是大黑话。”我们不知道当我们欢快地念着这首童谣时，邓拓已经自杀了。40年后2006年6月初的那一天，我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就默写完这首革命童谣，跟我们家邻居的小朋友背卫生巾的广告词一样溜，跟我们家邻居的邻居的小朋友背唐诗一样溜。

我感叹一个人少时的记忆竟然可以如此清晰如此历历在目，就觉得自己的童年赶上了那样不智的时代，真是可“割”可泣（不是“可歌”，是割心割肺）！你说我们背诵这样的东东干嘛！要不是玛雅突发奇想让我写这篇文章，它真是麻用没有。

然后就是乱贴大字报小字报。

最初是小字报，因为没有组织肯收小孩儿，我弄不到大纸大笔和大桶的墨水。我曾自己研墨，费牛劲研出来的那点墨刚够写一个大字，就无限遗憾地放弃了。

我的第一批小字报，用我爹的公文纸写，内容是我从街上的大字报大标语看来的，人家说打倒谁我也打倒谁。不过，打倒我爹的我没抄，那时我脑子里还没进水。我不喜欢的叔叔伯伯，肯定逃不过我的无情打倒；我不喜欢谁谁就惨了，被我打倒好几次。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叫“狂飙战斗兵团”，跟我无冤无仇，也被我打倒了好几遍，原因是他们的对立派有一个骂他们的标语写得很好玩：“狂飙狂飙，狂狗狂猫！狂喊狂叫，狂哭狂跳！”这些字我全认识，如此组合我觉得非常新鲜，就照抄了十几张贴在老爹所在的县机关大院里。后来长大学习毛主席诗词，才发现这“狂飙”跟国际歌有关系，就有点哭笑不得。——那些誓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人，糟蹋他老人家的诗词一点儿都不客气。

多亏玛雅的提醒，程鹤麟回忆了一下自己的“文革”岁月，这么一“蓦然回首”，就发现，其实程老汉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很有时事头脑还很有组织能力的人——怨不得刘老板让我负责创建资讯台并主持《时事辩论会》。——由于一直不被红卫兵组织接纳，我一直得不到大纸大笔大

桶墨水，所以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就揭竿而起，学习高年级同学的样，自己组织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名叫“攻无不克战斗兵团”，我自任兵团司令，兵团战士一共十几个，跟我一样没课上没事可干的小朋友。

我们找到留守学校的蔡老师，令她给我们大纸大笔大桶墨水。蔡老师人很好，额外给我们一些变质的面粉，教我们如何用这些面粉调制糨糊。那时红卫兵贴大字报都是用的变质面粉糨糊，满街弥漫着的馊面味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还凑钱刻了兵团公章制了兵团红旗，没事干就抄写我们喜欢的标语口号，署名“东方红小学攻无不克战斗兵团（宣）”，盖上兵团大印用馊面糨糊贴到街上去，或者扛起我们的兵团大旗自己组织游行，一路上乱喊打倒万岁，总有很多跟我们一样无聊的大人小孩围观，于是我们很满足。

老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真是一点不假。

“走过回忆，冰雪和风雨，冷暖的痕迹，我都忘记，却无法遗忘过去，才发觉才发觉，我不能我不能不想你，你的倩影，和所有你的回忆。走过四季，走过回忆，悲欢的岁月掠过身边，却无法埋葬，我心底我心底，不曾忘不曾忘记都是你，燃烧过去，让你我从头爱起。所有回忆，再一次熟悉，现在和过去没有距离，在你我耳畔说句，我爱你我爱你，找一个再找一个浪漫夜，燃烧爱情，用你我炙热的心。”

这是齐秦、谢采云的《燃烧爱情》。可惜40年前我还小，30年前我还惘，回忆来回忆去，没啥可燃烧的，就此打住了。

（本篇应《凤凰周刊》约稿而作，写作时间：2006年6月8日）

误撞1977

人生就是折腾。

折腾了半辈子，忽然发现我这过半人生基本上就是一场误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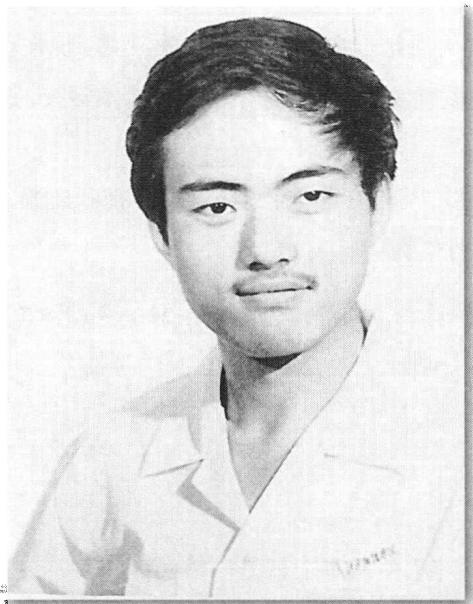
但有几个人能说，他的人生全对？

2011年9月18日，新东方学校的徐小平在其微博上说：“我在加盟新东方之前曾回国创过业，结果一败涂地。总结经验有两条值得分享：第一，当时的我真没有商业意识；第二，那次失败，为我第二次回归打下坚实的基础。商业意识是一种通过教育获得的素质。只有热情但没有商业意识是不能创业的。下一句是陈词滥调，但也必须分享：上一次的失败是下一次成功的铺垫。”

程老汉针对徐小平上述微博评论说：“商业、学术、政坛，差别很大，每个人分属不同领域是命中注定，只是没法提前知道，这叫宿命；商业、学术、政坛，都有一个共同点：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成功了，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失败了，所有的关于成败的评论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

2011年9月6日星期二，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主编钟丽琼在MSN上对她的同事程鹤麟说：“你3月份出生的？网上看到一个说法，3月生人较多出现飞行员和音乐家；流行歌手女神嘎嘎和戴安娜·罗斯都是3月生。”

女神嘎嘎，Lady Gaga，生于1986年3月的美国女歌手和词曲创作家，五座葛莱美奖得主，创下流行乐坛多项世界级记录，同时也是一代时尚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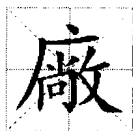
刚入大学时的程鹤麟

戴安娜·罗斯生于1944年3月，是拥有冠军歌曲最多的女歌手，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黑人女歌手，人称美国流行乐坛的黑珍珠。

啧啧，程鹤麟真是入错行了。

天才也怕入错行。但程老汉认为，自己无论如何不会是歌手，本来连电视圈都不该进来，只因为不小心考进了北京广播学院，稀里糊涂做了几十年电视人。

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片名、故事情节、演员，全都忘了，只记住了其中一句台词：“我是左脑使用过度的恋字癖。”（据说左脑负责处理文字语言，右脑负责处理影像。）



→ 厂

程老汉正是这样一个恋字癖。

程老汉对文字超级敏感，甭管你写的念的，是日常生活交流还是广播



→ 广

电视播音，是庙堂之上的正式文件还是街头巷尾的涂鸦，任何文字错误都休想逃过老汉的神通耳目。

比如2011年6月下旬，老汉看台湾中天亚洲台播出的《全民最大党》，里边一个小板块“夜市人笙”，几个艺人结合大陆客台湾自由行新闻讲简化字，他们全都以为去掉“廠”字里的“敞”就是“厂”，女艺人安心亚说：“一点一横长，一撇去南洋，不要里边的敞，就是简化字的厂了。”其实那一横上头有一点的是“广”。为此，老汉专门在27日发一则微博，还作图解说。

容不下任何错别字，是程老汉一大怪癖，严重时曾在人家的印刷品上拿笔勾出文字错误。

程老汉的家里、办公室里都有不止一种文字工具书。过去，程老汉要随身携带快译通一类的词典，自打有了智能型手机，手机里下载有词典。

像程老汉这样的恋字癖，或者换一句制式化的话来说，对语言文字精益求精的人，很应该去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工作，怎么跑电视台来了？

令程鹤麟人错行的人

1977年秋天，程老汉还没成为老汉，20岁，刚从地处南平市的一座隶属于福建省广播事业局的电台转发台调到福州，任省电视台值机员。不过，省电视台的机房我这值机员一天也没进去过。当时正闹运动，是“文革”后的运

动，清查批斗所谓“四人帮余孽”的运动。局机关就把我们这一批新来乍到的年轻人留在局机关，负责监管“清查对象”。

分配给我“监管”的是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老李，他的罪行之一是泄露国家机密。啥机密？王张江姚四人帮被抓了。

30多年后，我的同事、凤凰网副总裁乔海燕的回忆文章讲他当年最早获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是通过“偷听”美国之音：“到了（1976年）10月8号，还是在半夜，美国之音突然中断正常节目，开始播出‘据北京消息灵通人士提供’的消息，说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已经被逮捕。第一次播出没有提姚文元。又隔了一会，到第二次播出时，就加上姚文元。提供消息的人好像还很知情，说‘从汽车里一个一个核对’。”

作为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分管新闻的副台长，李先生大约有着“收听敌台”的职务便利，不用像乔海燕那样“偷听”。

但问题在于收听之后怎么样。

当年，中共中央正式对外公布这个消息，是1976年的10月14日。老李从美国之音那儿听到这个消息时，早于这个日期。这不要紧，工作需要嘛；要命的是老李按捺不住，把这个消息悄悄传播出去了。

这难道是个问题吗？——端看谁来判断，政治的是非从来都没有客观标准。

1977年秋天，四人帮倒台都一年了，老李还因为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而被列为“四人帮余孽”而遭清查，被软禁在福建广播事业局的办公楼里。在奉命负责“监管”他的20岁的程鹤麟看来，这事非常不可思议。

多年之后我回到这个地方工作，渐渐了解到，老李之所以被清查，除了当年人们喜欢上纲上线喜欢整人的惯性使然，还有派别斗争的原因。那年头，人们常借此此起彼伏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收拾自己的职场对手。老李的对手们指出，李违反工作纪律，传播敌台消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护送”老李出席过几次小型批斗会（在会议室内举行，规模小，挨批的老李可以坐着），发现批斗者都刻意不提老李传播的是什么内容，反正你传播了美国之音的内容就是不对。

当时国人的思维逻辑就是这样，就算美国之音说一句“人要吃饭”，也不能传播。

监管清查对象，这个工作是这么做的：跟他同住在办公楼临时腾出来的房间里，同睡（一人一张床），同吃（一同到局机关食堂吃饭）。

周日，李太太会来送衣物让他换洗、送点心给他打牙祭。记忆中李太太身材娇小消瘦，脸色苍白还有点憔悴，眼神忧郁。她每次把衣物点心送到传达室，我到传达室接过新送来的衣物点心，又将旧衣物和空饭盒交给她。送了几次她跟我说，你让我看看老李。我想都没想就把老李领出来，让他俩在传达室说说话。

后来我又跟上面提出，让老李每周去澡堂一次。上面答应了，要我“护送”着去，我也乐得一起去洗澡。于是到了周日，我们一老一少，从福州环城路（现在的白马北路）省广播局机关大院出发，步行二三十分钟，到福州市温泉路温泉澡堂洗澡。

时间到了1977年的10月下旬，教育部宣布，恢复高考，全国范围里，一时多少蠢动。我也因为整天守着个清查对象无事可干，听闻此事也动起了参加高考的念头。

当时，我和老李合住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办公桌，供老李写交代材料（交代罪行，检讨错误）。但他一个字都不写，那桌子就一直闲着。征得老李同意，我占用办公桌复习。

复习就该去听听课。当时全国各地都大办高考补习班，为10年没有高考的学生们恶补高考秘笈，我也想去补习班听听看。但我去听课了，清查对象没人监管怎么办？

我跟老李谈了一次。

我：我想去听辅导课，你不会趁我不在逃跑吧？

李：不会，我问心无愧我跑什么？

我：你不会自杀吧？

李：不会，我清清白白不会自杀。

得，我听课去了，放任老李一个人爱咋咋。老李够意思，没逃跑，没自杀，